

新大減價

不惜血本，勿

麻雀館押

玄機子

相命如神

女招待

久咳

防癆

唐拾

形形色色的旧社会

广东風情录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形形色色的旧社会

广东风情录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风情录

——形形色色的旧社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插图 175,000字

1937年2月第1版 1933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121—10,050册

ISBN 7—218—00166—1/K·36

*

定价2.15元

目 录

悦城龙母庙·····	梁伯超 廖 燎 (1)
自梳女与不落家·····	陈通曾 黎思复 邬庆时 (23)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档·····	李松庵 (39)
尼庵黑幕·····	沈祥龙 (68)
近半世纪广州回族习俗的存废·····	杨绍权 (87)
满族旧俗忆述·····	爱新觉罗·宗夔 (100)
花会赌博种种·····	李汉冲 (112)
东莞明伦堂·····	叶少华 (125)
记广州成珠茶楼·····	黄曦晖 (147)
迷信职业集团“江相派”·····	于 城 (156)
女伶血泪史·····	佟绍弼 杨绍权 (204)
烟花血泪话陈塘·····	存 实 (220)

悦城龙母庙

梁伯超 廖 燎

广东德庆县悦城镇的龙母庙，始建于何时，已难稽考。它发展至解放前，已拥有四座颇具规模的宫殿式的建筑物。庙内金碧辉煌，石柱雕龙，门窗堆花塑鸟，彩色绚丽。每年正诞期间，都有数以万计的香客，从四方八面前来参拜贺诞，挤得庙内庙外，水泄不通，热闹非凡。悦城镇近郊，亦出现一个聚集了几十万人的临时市场，饮食业与土特产业，都兴旺一时。

当时龙母庙对社会的影响极深。绝大多数的陆上人家与水上住户，都设有香坛供奉，许多华侨眷属还购了龙母神像，寄给海外亲人。社会上因受有关龙母的各种传说影响，曾广泛流传着“爱护青蛇”、“忌食鲤鱼”、“放生鲤鱼”等等陋俗；许多婴孩被契与龙母为“干儿”。

因此，悦城龙母庙不仅是一间颇有影响的庙宇，而且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堡垒。笔者梁伯超系德庆县人，抗日战争后，曾

一度任德庆县悦城税捐分处主任，住庙监收司祝捐 越八九个月；笔者廖燎解放前曾从事风水迷信活动，对该庙的情况和各种欺骗手法，各有所见闻，特合并整理记录如下，提供读者参考。

一 香客到悦城龙母庙朝拜的情况

1. 平常的情况

到悦城龙母庙朝拜的香客，平时都络绎不绝。由元旦至除夕，每昼夜约有三十至六十个香客，到了诞期更是川流不息地从水陆两路前来参拜。逢五逢十——悦城镇的圩期，参拜的人则多至一、二百以上。所有行走西江线上的船只，不论是港梧、省梧、肇梧的轮船、客渡、汽船及木船，不分日夜，每当航至距离庙址还有三四华里的河面，有汽笛的便鸣笛，无汽笛的便鸣金，并烧香点烛，遥向庙宇致敬；及航抵庙前河面时，即停泊下来，让乘客上岸入庙参神，本船渡也派出专人一同前往献香烛。每天庙里的收入（捐签香油，出售祀神品物等），大约有二、三十元之多，每月累计约为一千元左右。

2. 诞期的情况

诞期，分为“润诞”和“诞辰”两个。“润诞”据说是龙母“升仙”的日子，以农历八月十五为正日，从十四至十六共三天，都是贺诞日期。“诞辰”据说是龙母降生的日子，以农历五月初八为正日，从初一至初十这十天，都属贺诞期间。一般人所说的诞期，都是指“诞辰”。说穿了，都是神棍们为敛财而巧立的名

目。

润诞的朝拜情况，仅比平常的朝拜情况热闹一些。前来朝拜的香客，大抵都系邻乡邻邑和沿江近埠的“善男信女”。当中虽有来自广州、香港等埠头的香客，所占的比重很小。据一九四六年润诞中所见，三天内的收入约合港币一千五百多元，除了开支一笔临工工资和杂费外，剩下来的不过合港币一千二百多元，远不如“诞辰”收入之大。

“诞辰”情况，即迥然不同：

悦城龙母庙的主事人早在农历三月下旬起，便着手准备迎接这一盛会。他们首先派出专人前往佛山，把几个月前定制下的，价值万多两万元的祀神物品（包括香花、蜡烛、爆竹等等），满载着三四只大号木船，运回仓库，以备诞期销售；又于庙里，分设执事、金库、捐签香油、出售祀神物品、讲解签语、出售圣物（包括龙母神像、灵符和圣水等物）、引导摩坐龙床，以及消防队、保卫队、杂工等十多个部门，分头进行布置，所动用的人员，总共四百六十多人。这些人员中，以悦城龙母庙的名义，向附近各乡村雇来的临时工约占二百多人；通过地方官绅势力分别向当地的警察所、商会、乡镇公所、自卫队、消防队等机构征调的约占二百多人。德庆县府则派出税捐分处主任，带同全体员工，前来监督和帮忙。梁汉耀做县长时，更亲自出马，于诞期前几日便率领财政科长朱汝昌等随员十多人（笔者梁伯超亦系当时随员之一），到庙指挥一切，真是上下动员，显得十分紧张忙碌。

所有这四百六十多人，都由龙母庙各发新线纱笠衫一件，新无袋布裤一条，工作符号一枚，在出勤时穿着佩带，以资识别。同时，并因应各部门的情况，配备不同的人员：为了杜绝

走漏，保护税捐收入，挑出彪形大汉三十多人，为监察执事，日夜逡巡全庙，监视工作；为了引诱香客们入彀，增加收入，挑出百多个容貌比较端正，仪表比较斯文的人员，为售货员、劝捐员及招待员，于诞期前三四日，反复地给予口才上和态度上的训练，务必要求他们在口头上熟习：“多上名香敬神，多邀龙母赐福”、“捐签香油纳福，多捐多得”、“摩龙床消灾接福”、“坐龙床添生贵子”、“敷席龙床，接福接财，又接生贵子”等一套“口马”，并要求他们善于装成“谦恭温和”、“彬彬有礼”等态度，然后才分配他们去出售祀神物品、圣物，及劝捐、引导香客摩坐龙床等工作。

诞辰期间工作人员的待遇，除每人每天发给工薪一元外，酒菜、香烟等均任由工作人员随意开销，另设鸦片烟局供夜间工作人员吸食。在十天诞期里，工薪开支四五千元；饭菜开支四五千元；烟酒杂支亦达几千元以上。

至于诞期里的各种收入，据一九三八年梁汉耀做县长时期不完全的统计，以下述几项为最大宗：

1. 售出龙母神像一万多张，每张取价四角，约共收入四千多元；
2. 售出灵符三万多张，每张取价一角，约共收入三千多元；
3. 售出签语五万多张，每张取价一角，约共收入五千多元；
4. 售出圣水二万多斤，每斤取价四角，约共收入八千多元；
5. 解签语，随缘乐助，约共收入四千多元；
6. 摩龙床人数约四万多人，每人一摩收利市四角，约共

收入一万六千多元；

7. 坐龙床人数约二千多人，每人一坐收利市拾元，约共收入二万多元（男界不准坐，未婚的女子没有资格坐，只有青年妇人可坐）。

8. 敷席龙床张数约二万多张，每张一敷收利市八角，约共收入一万六千多元（可以代人敷上，论张数收利市）。

9. 开龙母寝宫行人道铁闸利市，随缘乐助，约共收入三千多元；

10. 出售祀神物品，获利约共一万多元；

11. 捐签香油，约共收入五万多元；

12. 庙前各摊位租金，约共收入二千多元；

13. 出售香客们烧爆竹、元宝等废纸，约共收入二千多元。

总共以上十三项，约共收入十四万多元，内除支工薪、膳食、其他各项杂费外，约共净收款项十二万多元。

在净收中，除掉缴纳司祝捐五万元和支付投承司祝捐的黑银三万多四万元，所剩下的三万元左右，便是承办司祝捐的人一个诞期的纯收入。若果连同上述平常和“润诞”的收入计算，每年承办人的纯收入可达四万多元。

至于社会上各方面的“善男信女”，特别是中山四邑的华侨眷属，每年农历四月初间，便纠合同好，组织“贺诞团”，有些甚至在农历正月二月间，已把“贺诞团”组成，按月各科出十元八元，贮集起来，留作贺诞时使用。“贺诞团”的人数，男的三、五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女的，在广州、港澳方面，最普遍的是十人团，据说系采取“十足齐全”的意思，其他地区则无一定的人数。总之，他们都是有组织有准备的，每个“贺诞团”

在经济上事前都准备得比较丰裕。

每年“贺诞团”的确实人数无从统计，可是，不论来自上游：广西百色、龙州、南宁、柳州、贵县、桂林、梧州；下游：三水、佛山、顺德、中山、三埠、东莞、广州和香港、澳门；更远至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都赶在诞期到达，故一时麋集的人数总在二、三十万以上。

香客的品流很复杂，除了附近乡民、城市富商巨贾、华侨眷属和家庭妇女之外，在陆荣廷时代，司令颜作彪，镇守使马济；陈济棠时代，官僚陈维周，陈济棠的宠妾莫秀英等等都曾前来参神；还有残民以逞的“大天二”，如大金钟、歪嘴裕和盲公葆等，也先后到庙叩拜。此外，还有名妓、歌姬和流娼，夹杂其中。每年从农历五月初一晨至初十深夜，自庙外码头至庙内各个角落，都挤满了人群。五月初八这一天，因是诞期中的正日，挤得更厉害，庙内庙外，都挤逼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置身其中，只好任由人流推动。一部分站在边缘的人，有拥了一两天，也不能入门的，只好就在庙外人群的边线下跪，隔着墙壁，面对神像方向膜拜。

“诞辰”期间，龙母庙内外都设有捐签香油的档口，香客们在工作人员的花言巧语欺骗下，都免不了要解囊签献，落笔五元、十元，以至几百元的，比比皆是，甚至有捐签一两千元的。所以，如陈维周、莫五姑、岑伯铭等虽各捐了五百元，仍惹不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还有捐签实物，一笔捐下生油十罐、廿罐，以及金链、金钗、金戒指和金玉器首饰等等，为数亦不少。一九二九年谢鹤年做县长时，在“诞辰”所捐入的金器共载满三箱，后来公开投标时，曾哄动省港金铺商人前往县府投承，共投得款项四万多元，当时成为一宗新闻。

更奇异的是，常常有一些类似华侨眷属，或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姬妾，和港澳名妓，于拜神祝愿时，径以港币成帙，持向龙母像前焚烧，数量之多，估计总在一两千元以上。一九四六年诞期，笔者梁伯超和庙里工作人员目睹这种情况，曾上前劝止，亦无法使她们罢手。确令人有莫明其妙之感！

二 迷信活动种种

悦城龙母庙所以那样能吸引省内外各地香客，除了各种社会原因之外，还由于广泛地进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过去最常使用的欺骗手法有以下几种：

1. “五龙太子朝母”

“五龙太子朝母”，或称“五龙朝母”、“太子朝母”；这是庙祝们精心摆布出来，以欺骗世人的一种手法。

所谓“五龙朝母”，是指诞期例有五条青蛇栖息在神案上那些柚木枝丛。据庙祝们诡称：龙母为牧女时，偶于江边拾获巨蛋一只，孵出五条蛇，作为儿子养育，长大时，纵放入江，化为五条金龙，向天飞去。龙母“升仙”为“龙后”，五条青龙怀念龙母抚育的恩情，每于诞期，辄联同回庙朝拜。并栖息于神案上柚木枝丛之间，恋恋不去云云。

笔者梁伯超于一九四六年度诞期前后驻庙监收司祝捐期间，明知其伪，但对这几条青蛇何以在万人汹涌中竟静息不动，亦觉百思不解。及后偶见庙祝李玉阶于后座楼下仓库里一个大铁线笼旁，以鸡蛋、田鸡等物，放入笼中饲养青蛇，才初步揭开他们的秘密：原来庙里所有青蛇，都是黄肚、绿背、金尾巴一

类，出产于沿江两岸的荒山野岭中，喜欢吮食鸡蛋和吞食田鸡，尤喜栖息于柚木枝丛的上面，一经吃饱，便恬然自适，不动也不跑，一任摆布。因为它们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历任庙祝们都利用它们欺骗群众。庙里饲养的青蛇起初是用钱购来的，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庙祝们又谎称：凡山野出现的青蛇，都是出游的“太子”，附近乡民如有发现，应即护送来庙，以邀龙母赏赐福泽等等，因此乡人每发见青蛇，便把它送到庙里来，庙里的司祝每次亦例必装模作样，举行所谓“迎接太子回宫的仪式”，焚香膜拜，故意隆重其事，以坚其信。但一至更无人静，便把送来的青蛇拔去毒牙，放入铁线笼里，秘密饲养，以便随时拿到神案前布置。据说，庙内饲养的青蛇，经常保持着十条八条以上。

司祝们布置青蛇的方法因时而异：诞期中摆出五条，以符“五龙太子朝母”的荒诞传说；平常则仅放出三两条，所缺之数则宣称“太子已出游”。

上述各种有关青蛇的骗局，历来所有庙里的工作人员，都须焚香赌咒，至死也不向外泄漏。因此，历来绝少外人知悉秘密。

他们不仅在悦城招摇诈骗，还和邻县、邻埠的龙母庙的司祝勾结起来，互相配合，兴风作浪。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他们与都城龙母庙的庙祝（忘记了他的姓名）串演的那一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他们先由都城龙母庙庙祝来悦城龙母庙与庙祝李玉阶密商好互相配合的办法，并由都城龙母庙庙祝将青蛇两条，捉入布袋，盛以竹箩，专艇秘密运回都城，如样在庙里神案上插下柚木枝丛，把青蛇放置其上。随即大肆宣扬：“青龙太子降临”，“地方有

福”等，以引起城乡各方人士的注意，造成参拜热潮。另一面，悦城龙母庙亦配合布置：自都城方面捉去两条青蛇那天起，便把摆出来的青蛇减少两条，并向来庙参神的人及悦城市集居民散播有两名“太子”已出游，与都城龙母庙互相呼应。都城方面国民党专署西江警察大队大队长莫汉虽曾以电话请悦城乡长卢绍驹到悦城龙母庙查勘，结果亦受所愚。因此都城方面制造的参拜热潮，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他们从销售祀神物品，捐签香油等方面骗得大笔钱财，后来曾以五分之一给李玉阶作黑份，计共港币五百多元。而都城方面，则分得了港币二千元云。

2. 宣扬庙里的“圣水”能“治百病，延年益寿”

“圣水”，又称“神水”，一向被四邑的一些妇女视为“龙母的口水”。有“圣水不生虫”，“圣水可治病”，“饮圣水可以却病延年”，“用圣水擦眼眼明”，“用圣水煲药可以增加药力”，……等等荒诞宣传。其实，悦城龙母庙的所谓“圣水”不过是取自庙后几十丈远一口硫磺矿泉的泉水。由于硫磺矿泉有一定的消毒杀菌功能，故能治一些皮肤疥癬之类的毛病，庙祝们利用香客的迷信和无知，捏造了上述一大堆神话，把不知就里的“善男信女”们推入五里雾中，以便他们进行诈骗。他们在上述矿泉之下建筑了一个水池，围上栏杆，占为庙有，于正诞期间，派人日夜看守，不准他人取用，并派出专人，把泉水盛入樽内，贴上“龙母圣水”招字，向香客们兜售，每斤取价四角（以白银或港币为本位），以资渔利。一般人未悉个中秘密，遂堕入他们的骗局中竞相购饮。

3. 编造“龙袍无折痕”等神话耸人听闻

“龙袍日日新，龙袍无折痕，龙母显应真”，这是庙祝们编出来用以眩惑群众的顺口溜。

其实，“龙母”像所穿着的袍服，都是那些善男信女“献送”的，华侨眷属受骗献送的尤多，每年总有十套八套以上，大有穿着不尽之感，因此，每隔一两个月期间，他们便给“龙母”像换上新鲜的袍服，以此来吸引四方香客。

其次，他们又在“龙母”像的脚下安装了一些机件，能够使神像如人一样地站立、坐下和伸张两臂，这样在更换袍服时便不致造成任何折痕。加上更换袍服的时间都在更深夜静，庙宇重门深锁，外人无从知悉他们的欺骗伎俩，他们因得藉此迷惑群众。

4. 围绕“龙床”展开种种迷信宣传

有关龙床的欺骗宣传，层出不穷。

他们在庙宇后座二楼，特辟一室，号称：“龙母寝宫”，作为庙里的“神境”。自通途至“寝宫”之间，设有铁闸三道，层层深锁，故意造成十分森严的气氛。

宫里的陈设刻意模拟封建皇后的“椒房”，举凡梳妆台、椅凳、床敷各式用具，以及化装用品，不仅色色俱备，而且都很名贵；龙被、龙帐、龙枕、龙袍、花巾绣履等等穿用物品，均系上等丝发，精工顾绣，并由名匠缝制，叠叠堆积陈列之外，还有几十箱柜放置室内。当中，龙席一张，每寸用十八条龙须草料织成，是市面很难找到的名贵草席，据估价最低限度值白银四五百元；龙盆一只，瓷质精白，晶薄几可透视，轻轻一

敲，其声叮叮，清脆悦耳，更为难得的珍品。据说倘若拿到市面出售，即索价五百元以上（白银为单位），也不为高云云。

由于他们把“龙母寝宫”布置得如此华贵和富于吸引力，因此，他们捏造的许多神话如：“妇女坐龙床，显应多生贵子。”遂有不少香客受愚。加上他们在香客们摩坐龙床时又别出心裁设下许多小玩意，如把若干莲子、红枣、花生和榄子等果品（花生用双仁的），放置于枕边、被角之间，任由每个摩坐龙床的及敷席的香客们随手拈取。当香客取到莲子时，在旁的庙祝便贺以：“连生贵子”；取到枣子时则贺说：“早生贵子”；取到花生则祝贺：“双生贵子”，而取到榄子又贺说“早攬贵子”，以迎合香客们祈求福泽的愿望，务求达到骗财的目的。

5. 宣传“龙母”喜吃金猪，鼓动香客以烧猪奉神

烧猪的色泽系黄色，他们把它改称“金猪”，并从金猪的谐音上说成“金珠”，以取富贵之义。他们说：“龙母喜吃金猪，以金猪奉祀，龙母欢心，赐福‘金珠’”。

同时，他们又说：龙母啖过的金猪，留下“口水”和“牙慧”，这是人间的宝物，因此，最好趁着“口水”和“牙慧”还未消散的时候，在庙里把它斩食，则纳福更大云云。

这么一来，所有诞期朝拜的香客，都购备烧猪为祀品，奉神后，例必在庙里斩食。因此在龙母诞期庙前开设了百多个卖烧猪的摊档，给龙母庙增加了一笔摊租的收入；另一面，在香客们斩食烧猪的时候，庙里各个员工，分沾一份，吃个饱腻。正如庙祝李玉阶说：“有了这一着，饱了两只囊”（一指肚囊，一指钱囊）。

6. 胡吹龙母庙的香灰可做药用

他们所指的灰，一种是龙母像前香炉中的香灰，另一种则是敬奉龙母的香枝灰，均说系治疗痾呕肚痛的“圣药神丹”。

香客们在他们欺骗下，为了要从香炉中取得一小撮香灰，最少须给庙祝奉上利市一元（以白银或港币为单位），同时，对奉敬龙母的香枝，例必刚点燃便打熄，视作“圣药神丹”，带回去备用。所以，香客在购买香枝时，多少价钱，在所不惜，为香枝的推销撑开了门路。

7. 宣扬“船只奉敬龙母，四海平安”

这种欺骗性的宣传，使所有行走西江的船只，都设有供奉龙母的神龛，朝夕焚香膜拜，每当航抵庙前时，更须停泊下来，让香客们上庙朝拜。这种风气维持了数十年，不啻替龙母庙作了义务宣传，扩大了它的迷信影响。

此外每逢诞期前夜，他们还导演一场很荒唐滑稽的“更衣仪式”。

他们托词龙母原系广西藤县梁族的女儿，每年一度的诞期前的“更衣事务”，须要由该族的妇女来庙主理。因此，每于诞期前半月，庙里便派出专使前往广西藤县礼请梁族推出妇女四人先期来庙担任这项工作。这四位妇女到庙后，必先向龙母像焚香膜拜，“称姑道姨”。接着，便以柚、柏、桂等木叶煎水沐浴三天。到了龙母更衣时辰，即穿上新鲜的封建时代的妇女礼服，来到正殿，摒开庙祝杂工人等，紧闭各方门户，焚点香烛，三跪九叩，然后卸下龙母旧袍，以“寝宫”里的精瓷面盆，盛取桂叶汤，以白丝巾轻轻地匀抹龙母像各个部分，才把新袍换

上。退而再点起香烛叩拜如前，作为祝诞，并由她们宣告更衣仪式完成。此时，伫立于殿外的庙祝则燃烧爆竹致贺。当她们打开正殿门户出来的时候，庙祝们咸趋前揖拜称谢。并各奉上红纸封包的“更衣利市”一百元作为谢礼。借以扩大宣传，增强诞期的迷信气氛。

三 反动官绅争夺司祝捐的黑幕

1. 司祝捐的设立和捐款的瓜分

远自前清道光、咸丰年代，悦城龙母庙的香火即很旺盛，每年各种收入（包括捐签香油、出售祀神物品等等），当时已很可观，据说每年约有几千两。由于当时迷信过深，所有收入，除以一二百两给庙祝们作生活费外，全部由乡人推出“缘首”若干人去掌管，留待修建庙宇和添置装备的使用。因此，并无什么捐务的设置和争夺。

辛亥革命以后，德庆县内的地方恶势力日渐强大，反动官吏的敛财行为日益恣意，每年庙里这笔巨大的收入，便成为德庆官僚恶霸交相争夺的目标。他们有的巧施伎俩，暗里巧取；有的假借名义，明目支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至民国六、七年间，县属悦城乡镇（即德庆五区）东岸咀村人卢超民为民军司令，占据庙里收入以为活动费用，一时引起了德庆县长和绅士们的嫉视，群起非议。结果，于民国八、九年间，德庆县长便在庙里开办“司祝捐”，把全庙的收入置于县署掌握之下，名为协调地方争端，实欲纳入私囊。

司祝捐是以为地方筹集公益事业经费的名义而开设的，属